



历史的沉吟

国外突发事件新闻摄影作品选

王毓国 编译

中国摄影出版社

历史的沉吟

国外突发事件新闻摄影作品选

王毓国 编译

中国摄影出版社

(京)新登字 180 号

历史的沉吟

国外突发新闻摄影作品选

王毓国 编译

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红星胡同 61 号)

博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5 字数 3.1 万

1995 年 9 月第一版 1995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80007-144-2/J·144

定价: 11.60 元

序

突发性新闻是新闻摄影中的难项，在新闻摄影比赛中又是强项。突发性新闻是新闻摄影中表现新闻摄影本质特色的部分，也可以说是狭义的新闻摄影。从其拍摄的难度及所需要的抓拍技巧及摄影的基本功底来说，它是新闻记者的记者素质及记者抓拍本领的检测器。在突发性新闻画面中所显现的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及对读者思想感情的强烈震撼力，使它具有有一种特殊的美学欣赏价值，而超出任何其他类别的摄影作品。

可是，十分遗憾的是，在我国新闻摄影中，突发性新闻却是一个弱项，不但数量少而且质量也难以与世界新闻摄影比赛中获奖的同类作品相比较。这不是说，在我国现实生活中缺少突发性新闻，也不是说，在我国新闻摄影界缺少对突发性新闻的重视或我国新闻记者水平太差，抓拍功底太浅。那么，原因何在呢？我希望我国新闻界同仁都能就此问题进行一些反思和探讨。在我们同仁中也许存在某种误解，似乎突发性新闻总是某种天灾与人祸、某种对人的不祥事物的记录。我国有一句老话“惨不忍睹”，既不忍睹，于是也就不忍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像日本名作《浅沼遇刺》这样的场面，如果发生在中国，大概在场的记者就不会只去注意选镜头按快门，而会丢开自己记者的职责而上前去与刺客搏斗，“救人要紧”了。在我国，从50年代末期开始，兴起一种被称为极“左”的思潮，在这种思潮中，有人发明一种怪论，对大家都有很大的约束力，这就是新闻应当报喜，而不能报忧，报忧就是“抹黑”。这种报忧即“抹黑”论，影响面极大，既约束记者不去照，不敢照，照了也无处发表，而且约束了各方面管事人：不允许照，不准记者到有关的现场去，

甚至你偷拍了一被发现，你的相机会被没收，胶片会被曝光，记者本人还会受斥责，甚至被扣留。50年代初，在北京一个体育竞技场上，一位摩托车手摔倒了，有记者向前拍照，立即被现场的“官员”阻止、批评。这一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了，中国日报记者郭建设拍了几张《春天的烦恼》，在全国新闻摄影评比会上还受到一位同行记者的责怪，说，这是给党“抹黑”。北京的春天风沙袭人，也许有几百年的历史，这明明是环保问题，明明是要人们注意植树造林，改造环境，这又怎么会成了“给党抹黑”？这种奇谈怪论，竟是极“左”者得意之作和诬人把柄，其论之荒谬是昭然若揭的，却竟流行数十年。幸而，改革开放推动了新闻改革，新闻改革使许多同志从这种极“左”的荒谬中解放了出来，“抹黑”论终于在上海新闻界的一次讨论会上被提出来给予了彻底的否定。从而使全国新闻界受益。说实在的，把天灾人祸及一切“黑东西”赤裸裸地揭露出来，引起人们警惕并给予克服，这本来是造福社会及人类的好事，比如《波斯顿太平梯事故》，一发表就促成了全市太平梯安全大检修，避免了更多的事故出现。我国1987年大兴安岭的大火灾，1991年全国大洪水，这些天灾人祸的及时报道，动员了全国及世界华人对祖国灾难的关怀和支援，极大地唤起和增强了中华民族的爱国心与凝聚力。不要忘记，人类是从自身的失败经验中取得教训，从而获得成长的。因此“抹黑”论的形左实右，阻止新闻揭露灾祸和一切假恶丑及其真相，其实际效果表明，它是那些灾祸及一切假恶丑的帮凶或同谋犯。

摄影，在我们手中，始终应当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种武器——一种用生活的实例进行表扬或批评的方式，推动现实前进的武器。新闻摄影记者应当学习抓拍的创始人——现代“新闻摄影之父”萨尔蒙博士的榜样：要知道各种事情并善于排除对新闻摄影的各种阻力，深入现场，纪录一切值得表扬的或应予批判揭露的事物，不使历史留下空白，尽一个新闻摄影记者的社会责任与历

史责任。

现在新华社摄影部工作的王毓国同志用数年时间，编成了这一本关于“突发性新闻摄影”的书，并尽力为其中许多照片写了详细背景说明，其用意显然是为了推动我国新闻摄影界对突发性新闻的重视与拍摄。他的这一用意和努力，很值得我们赞赏。这本书中所列各种例证向我们表明：突发新闻并不都出自天灾人祸，也并不都出自大事要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会出现的。人们生活中，那种真善美的情感的突然爆发，那种表现人们关系高尚情操的美好瞬间的突然出现，也都是突发性新闻，也都应当表现在我们新闻摄影的画面上。问题是我们的记者要自觉地训练自己处处留心观察，时时处于一种临战状态，相机应当随时准备好能够拿起就照，决不能老是把它放在包包里，临时抱佛脚，遇事措手不及，错过机会。而标明一个新闻摄影记者的本质特色的抓拍技能，更不能马虎对待，而应勤学苦练，力求熟练，得心应手。

对于有兴趣于拍摄“突发性新闻”的新闻摄影同行，王毓国同志的这本书，是一种很好的参考书，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先进经验，也包含不少的启示。用心地阅读一定会发现它的价值，可把它置于案头，随时从中取“经”。

蒋齐生

1995年1月22日

于北京

目 录

序	蒋齐生 (1)
市长遇刺	(1)
“伊斯特兰德”号的灾难	(3)
“维斯特里斯”号轮船的沉没	(5)
退伍军人进逼华盛顿	(7)
“兴登堡”号飞艇爆炸	(8)
诺曼·托马斯“中蛋”开花	(9)
“斯克沃拉斯”号潜艇沉浮记	(10)
埃斯波塞托兄弟抢劫凶杀案	(12)
母亲的悲哀	(14)
恶果	(16)
福田大地震	(17)
召唤亡儿的埃及母亲	(18)
自杀者	(19)
印第安纳波利斯赛车场的死亡事故	(21)
浅沼稻次郎被刺	(23)
痛失亲人	(24)
美国人权何在	(25)
希土两族之争的遗祸	(26)
意外的一跤	(27)
肯尼迪遇刺	(28)
与美军“扬基巴巴 13 号”直升机的一次行动	(30)
亚丁刺杀现场	(34)
顾此“湿”彼	(35)

罗伯特·肯尼迪之死·····	(36)
呻吟·····	(38)
环境污染受害者·····	(39)
集体大逃亡·····	(40)
波士顿太平梯事故·····	(41)
闹事球迷的下场·····	(42)
莫罗之死·····	(43)
“人民圣殿教”自杀惨案·····	(44)
扣篮——板碎·····	(45)
血证·····	(47)
为“死”而痛哭·····	(48)
险些丧生的老汉·····	(49)
圣安东尼奥“8·27”惨案·····	(50)
镇压·····	(51)
伊朗人质危机·····	(52)
“原始部落”·····	(53)
卧轨者·····	(55)
强忍喷嚏·····	(56)
意外横祸·····	(57)
警察与狂人·····	(58)
偷渡者·····	(59)
罪犯与惩罚·····	(61)
绝望的“脏”主·····	(62)
战士之死·····	(63)
毒气渗漏事故受害者·····	(64)
枪击现场·····	(65)
功亏一篑·····	(66)
同胞反目·····	(67)
布鲁塞尔足球惨案·····	(68)

“坏小子”发脾气	(69)
悲痛的表白	(70)
美客机遭劫	(71)
南非骚乱	(72)
阿麦罗的灾难	(73)
攻击法院大厦	(74)
疯狂的绑架	(75)
安慰	(76)
马前卒	(77)
先行一步	(78)
南朝鲜民主斗争	(79)
便衣警察不幸遭遇	(80)
就地正法	(81)
营救泥中人	(82)
火情在哪里	(83)
“挑战者”爆炸	(84)
无可奈何	(85)
“体验生活”的记者	(86)
火海脱险	(87)
声援皮诺切特	(89)
被牵引的美国俘虏	(90)
球场上的扭斗	(91)
当众自尽	(92)
葬礼上的袭击	(93)
劫持	(94)
仰光骚乱	(95)
令人惊骇的一刻	(96)
孟加拉国水灾	(97)
大震后的葬礼	(98)

巴拿马流血冲突·····	(100)
狂吼的白人·····	(101)
民主德国开放边境·····	(102)
警钟·····	(103)
负鼠与运动员的角逐·····	(104)
人头税风波·····	(105)
利比里亚内战·····	(106)
苦肉计·····	(108)
耶路撒冷圣地大屠杀·····	(109)
血人·····	(111)
麦考蒂斯的悲剧·····	(112)
无奈的悲愤·····	(113)
痛失战友·····	(114)
井喷抢险·····	(115)
死亡线上的婴儿·····	(116)
审问奸细·····	(117)
戈尔巴乔夫返回莫斯科·····	(118)
索马里维持和平行动·····	(119)
爱的鼓励·····	(120)
同根相煎·····	(121)
被逼下水·····	(122)
枪决·····	(123)
被绳之以法的敲诈者·····	(124)
绞刑·····	(125)
印度毁寺风波·····	(126)
可怕的飞利轮·····	(127)
愤怒的抗议·····	(128)
巴勒斯坦人的内讧·····	(129)
后记·····	(130)

市长遇刺



〔美〕威廉·沃纳克摄

1910年8月9日，美国纽约市市长威廉·丁·盖伊纳尔将于鲍肯港乘船赴欧洲休假。《晚间世界》报指派摄影记者威廉·沃纳克前去采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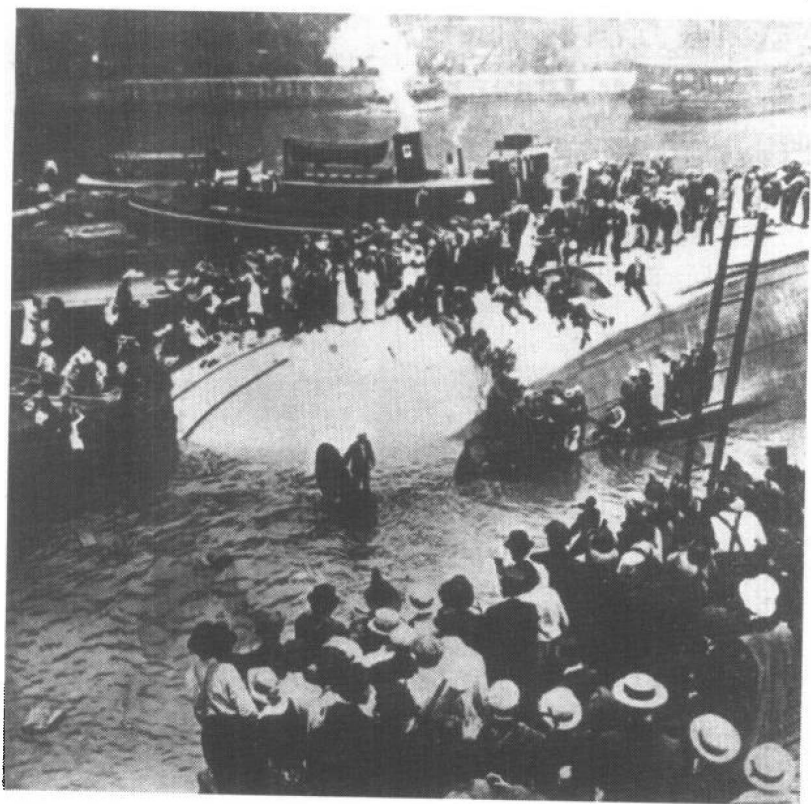
由于这天早晨临时增加了采访任务，沃纳克延误了原定9点的采访时间，当他一口气跑到码头时，不少摄影师业已撤离了。他先拍了一张全景的“保险照”，尔后又偷拍了市长与三名记者交谈的瞬间。这时，一个蹲在地上很不起眼的壮汉鬼鬼祟祟地混入人群。上午9点40分，那个家伙突然拔枪在距离市长6英尺处向他头部射击。市长秘书罗伯特·安德森见状大声呼救。刺客由于慌乱头枪打偏了，接着他又放了第二枪。子弹的呼啸声使市长吓呆了，他紧紧抓住自己的喉咙。这时，市政官员埃德伍德斯勇敢地冲上前与歹徒扭斗一团，在混战中，刺客再次开枪，子弹穿透埃德伍德斯的衣袖，击中了后面的市长。

罗伯特·马什急忙扶住站立不稳的市长。就在这时，沃纳克拍下了这个精彩的瞬间。后来，人们合力将拚死挣扎的刺客制服，把他塞进一辆轿车里。第二天，《晚间世界》报在头版用四栏的篇幅刊登了“盖伊纳尔遇刺”的照片。

“伊斯特兰德”号的灾难

1915年7月24日,《芝加哥每日新闻》报摄影记者弗雷德·埃克哈德特象往常一样乘坐火车去上班。当火车跨越芝加哥大桥时,埃克哈德特看见许多兴高采烈的游客正在登上伊斯特兰德号轮船。然而,他哪里会想到一场灾难正在悄悄地逼近。

早晨7点40分,伊斯特兰德号驶离码头,不久它便剧烈摇摆,几乎露出了船底,过了一段时间后,甲板的角度变得愈来愈陡斜,成百上千的人相互挤撞纷纷滑落水中,犹如雪崩一般。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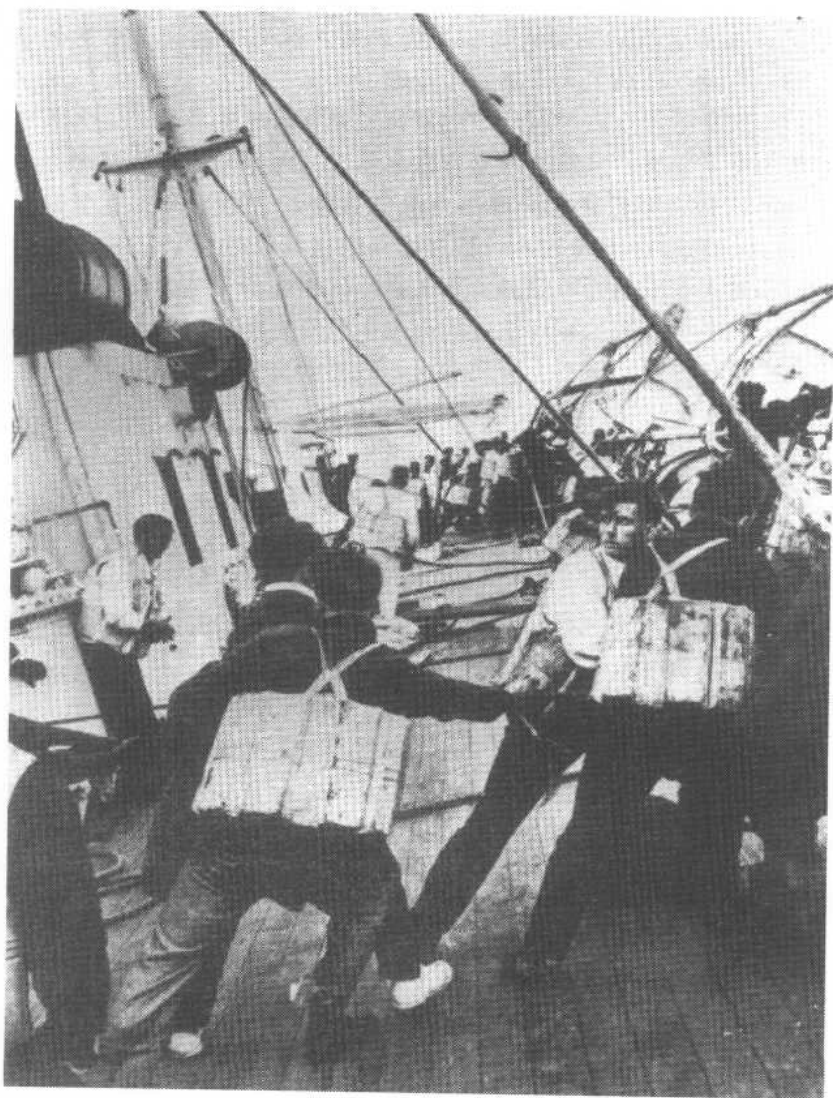
〔美〕弗雷德·埃克哈德特摄

水疯狂地冲入船舱，仅仅几分钟，伊斯特兰德号便倾覆了。船体浸在 19 英尺深的水中，汹涌的气泡不断从水下泛起，那沉闷的声响，仿佛是死亡的最后信号。这次事故共有 812 人丧生。

伊斯特兰德号客轮出事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社，埃克哈德特闻讯后，迅速抄起 4×5 格雷福莱克斯相机，穿越 5 条大街奔到码头。整个码头凌乱且嘈杂，伊斯特兰德号客轮象个大锅扣在水里。

“目睹眼前的情景，我马上意识到在码头上我无法拍照”，埃克哈德特回忆说，“于是，我跑上附近的一座楼房，从高角度摄取了几张照片。拍完后，我又回到河边拍摄了遇难者被打捞上岸的镜头。不久，胶片用光了，我立刻返回报社取来新片接着再干，一直忙到傍晚时分。回到报社后，我马上冲洗胶片，等一切安排妥当，已经是晚上 10 点 30 分了”。埃克哈德特的这幅照片发表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群众的舆论呼声迫使当局不得不在救生设备、消防训练、船体设计、检查制度以及水运法规等方面加以改革。

“维斯特里斯”号轮船的沉没



〔美〕弗雷德·汉森摄

1928年12月9日晚上，“维斯特里斯”号客轮船员弗雷德·汉森去商店花了8.5美元买回一架折叠式的柯达相机和6个胶卷，以备启航后拍摄人物和风光之用，然而正是这个平常的举动，为他以后扬名天下奠定了基础。

次日下午3点30分，“维斯特里斯”号轮船载着129名乘客和199名船员，从纽约霍鲍肯港启航驶向阿根廷。孰料航海途中突遇风暴，客轮犹如一叶小舟纵摇簸动，十分惊险。直至晚间10点，厄运终于降临——船首楼内翻滚的货物撞破了隔板，致使客轮失去平衡开始倾斜。不久，船体中部的“装煤口”喷出水来，主甲板上第二客厅灌进的海水也已漫至腰间。船员们调装抽水机紧急排水，但不大会儿功夫，机器就被潮湿的煤屑堵住了。12月12日上午10点多，船长W·J·加雷发出了“SOS”呼救信号，并用无线电台与总部联络通报情况。从上午10点52分，无线电台频频发出险情报告，下午1点25分，无线电台传出了最悲哀的音讯：“我们正在弃船登上救生艇。”

“维斯特里斯”号客轮瞬间沉没了。从下午至深夜，孤立无援的人们一直在风速每小时60英里波浪滔天的海面漂泊着，直到救生队伍赶来才幸免于难。

后来，业余摄影爱好者弗雷德·汉森拍摄的这张“在剧烈倾斜的维斯特里斯号轮船上，旅客急紧逃生”的照片，广为流传，成为新闻摄影史上经久不衰的典范作品之一。

退伍军人进逼华盛顿

1932年7月，一万名一战时期的退伍老兵自发地聚集到华盛顿附近的阿纳克斯特亚平地，他们在那搭起了窝棚、厨房和简易厕所，耐心地等待政府答应他们偿还退伍金的要求。

然而国库已近枯竭，政府无力偿还这笔债务。当议会拒绝了老兵们的要求后，许多老兵愿意接受政府的路费，返回家乡。但仍有两千多人滞留在华盛顿，他们愤怒的情绪日益高涨。这天，《纽约每日新闻》的摄影记者约瑟夫·科斯塔途经宾夕法尼亚大街时，遇见警长格拉斯弗德，于是俩人便聊起天来。突然，一群老兵涌上街头游行，他们的目的是要重建被捣毁的窝棚，与政府对峙。警长格拉斯弗德与手下人冲过去拦截，科斯塔手持相机紧随其后。

一名巡警竭力抢夺一个壮汉手中的国旗，双方扭作一团，这时砖头、瓦块、铁管、棍棒等横飞乱舞，整个现场杀气腾腾。科斯塔一直不停地按动快门，他肩头也挨了一棒。

不久，援兵赶到，抓了许多人，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美〕约瑟夫·科斯塔摄

